



王充闾 作品系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天凉好个秋



王充闾
作品系列
天凉
好个秋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凉好个秋 / 王充闾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12
(王充闾作品系列)

ISBN 7-5382-7368-9

I. 天…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1714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字数: 224 千字 印张: $9\frac{1}{2}$ 插页: 5

印数: 1—6 000 册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张国际 责任校对: 刘 璆 耿 珺

技术编辑: 袁启江 贾李苏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整体装帧设计: 郑在勇

定价: 20.00 元

出版说明

王充闾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他的作品文笔优雅从容，意蕴精深幽远，体现出特有的诗性之美和丰厚的学术功力。他尤以历史文化散文见长，将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从中获取超越性的感悟，因而卓立于当代学者散文（文化散文）作家之林，深为海内外读者所喜爱。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阅读与欣赏的版本，也为我们时代积累一份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经作者授权，我们从已出版的二十余种散文、随笔、诗词集中，编选出这部“王充闾作品系列”。包括散文集《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西厢里的房客》《一夜芳邻》《山城的静中消息》《天凉好个秋》、诗词集《我有诗魂招不得》，共七种，涵盖了千秋叩问、红尘解悟、昔梦追怀、文化乡愁、山川赏读、生涯旅寄等人生内外两界的般般情味，展示出作者的创作风貌与文学成就，凡有代表性的作品，可谓尽此一编。并于篇末加注了写作时间，书后附录了有关创作心得，以便于研索与解读。

这部作品系列，显然不属于那种火爆、当红的畅销品，但我们深信，它会葆有持久的生命力，是能够流传下去的。

对于在此项出版工作中，给予我们关心、指教和鼎力支持的各界人士，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年12月

• 目 录

神话·情话·诗话	006
捕蟹者说	015
车上文化	019
闲话酒令	024
追 求	029
妙境同臻	033
五岳还留一岳思	037
“清谈”辨	042
公道，等在时间老人的门口	047
古今智囊	051
楚材晋用	056
天凉好个秋	060
饮茶，圆桌旁	065
换个角度看问题	068
镜子上面有文章	071

轻着力，转身时	074
陆放翁为海棠鸣不平	077
意足不求颜色似	080
为“好好先生”题照	083
白云·青鸟	086
顿悟	090
自荐	097
爱尔默的心事	103
马太效应	108
私 渴	111
青蝇诗话	115
皮格马利翁的期望	120
茶余漫话	123
肝胆相照	126
逝者如斯	129
废物——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	133
闲话南郭先生	136
法布尔的忠告	138
“错认颜标”的笑话	141

“荡荡”与“戚戚”	145
流俗多误	148
谈龙录	151
老树春深更着花	155
说说“门下”	158
辨 伪	161
两首题画诗的启示	164
嫩笋·小松·细柳	167
钟馗遭贬	169
托物寄兴	173
说 项	176
说“格”	179
未必人间无好汉	183
功夫在诗外	186
城市的“三忘”境界	190
世界的眼光	194
您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	199
“老处女”的自嘲	202
切忌随人脚后行	206

拿“金色护照”的人才	210
关于友谊的对话	213
一言为宝	217
蛟龙不能失水	221
扼住命运的咽喉	224
一首《放言》诗的解读	228
唐人笔下的小松	232
三种境界	235
让马儿跑起来	238
官应老病休	241
且与时人话短长	244
诗人的牢骚	248
逢 遇	251
古代歌谣中的材论	254
材大难为用	258
《诗经》一解	261
曾将泪眼望山河	265
文化赋值	271
地域文化纵横谈	278

题记两篇	285
------------	-----

附 录：

关于散文写作

——答《中华散文》记者问	288
--------------------	-----

◎ 神话·情话·诗话

夏历七月初七，在老祖母心目中，可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本来，她是不管家里的任何事的，吃过了早饭，就拄着拐杖到各家门前，去看那墙头、园角、篱笆上的花——她爱花爱得如痴如醉，大的像太阳花，小的像喇叭花、凤仙花、炮仗花，只要是花，她就都喜欢看，常常是一动不动，久久地呆看着，有时会看上一整天。唯有七月初七这天例外，她哪里也不去，只是早早地就站在房门外，仰首云空，细细地侦察着喜鹊、燕子的踪迹。当上上下下确实见不到它们的影子时，便喃喃地自言自语：“去了，都去了！”

如果有谁这时若问上一句：“去哪里了？”她会惊讶地看上你半晌，甚至狠狠地瞪你一眼。意思是：连给牛郎织女“银河会”架桥的事都不知道，也真是太不懂事了。在她看来，这比不晓得伪满的“康德皇帝”在长春登基、美国佬在广岛扔原子弹，事态的严重性不知要大多少倍。

这一天最好是阴雨绵绵，起码，早晨天还没亮就该淅淅沥沥地滴上一阵雨。因为这足以证明牛郎、织女双星已经在鹊桥上洒泪相见，最后又挥涕而别。于是，老祖母、母亲和嫂嫂，一大家子女性，也都现出黯然神伤的样子。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牛郎织女的传说，大概是最牵动人心，最令人伤情，也最具有群众性的了。据我所知，汉族祖先流传下来的星象神话很少，这算是其中之一吧？所以，弥足珍贵。

正是由于老祖母的启蒙，后来，我到私塾里读经读到《诗经·大东》篇中“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时候，感到分外亲切，对这位独处天庭的女郎因为终日相思而无心织布的情怀，似乎也理解了许多。《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是专门慨叹牛女双星感情经历的：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记得当我读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时，还曾洒下过一掬同情之泪。

后来，读书渐多，发现有的诗人对这类传说颇不以为然，甚至力辟牛女七夕相会之妄。比如，杜甫就曾写过：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
万古久相望，七夕谁见同？
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
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逢！

诗的大意是，从古以来，人们只见到牛女双星各据银河一畔，有谁见到他们曾经聚合到一起？就算是架桥相会的说法能够存在，作为天上的星宿，神通无限广大，精灵飒然即合，又何必偏偏要等到秋日的七夕才能相见！诘问得可说是有理有据，丝丝入扣。别说我的老祖母，就是那些民俗学家、神话专家，怕也是被诘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是，由于美丽动人的传说已经先入为主，就人们的意愿来讲，还是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这样一来，倒觉得这位杜陵叟有些“刻舟求剑”，大煞风景了。

当然，中国历代的诗人、词客中，还是有许多人出于美好的愿望、深切的同情，驰骋其丰富的想像力，为牛女双星写下了难以计数的令人心旌摇荡的诗章。有祝愿他们长相聚、不分离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柳永《二郎神》词）“唯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高则诚《琵琶记》句）也有为他们的凄清际遇抒感慨、寄同情、鸣不平的，欧阳修在《渔家傲》词中说：“一别终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认为牛女终年长别，只有七夕这天才有会面机缘，而且良宵苦短，应该让他们尽兴欢娱，而不要银箭频催，过早地惊破他们的甜梦。

当一切美好的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归于破灭，
二 牛郎、织女乍见还别的处境无法改变的时候，诗人们
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抒写情怀，歌颂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万古长新，不像人世间爱海波澜，翻云覆雨。苏轼在《菩萨

蜜》一词中这样写道：“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这真是绝妙的立意，可说是未曾经人道语。诗人在短章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富有哲理性的话题：怎样看待爱情与幸福？什么样的爱情才算上真正的幸福？

在这方面，回答得最出色的，要算“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那首《鹊桥仙》词了：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人从七夕仰望星空的角度，次第地写出了所见、所感、所思。全词可分四层理解：

第一层，写词人眼中的七夕银河畔的美丽场景：纤薄、绵邈的秋云在不断地变换着纷繁灵巧的花样；牛女双星灼灼地闪烁着光芒，似乎四目含情，蕴蓄着无限的离愁别绪。看，他们渐渐地踏上了鹊桥，渡过了银河，一年一度的会合开始了。

第二层，即景抒情，歌颂他们爱情的坚贞不渝。“金风玉露”点出相会的季节；“便胜却人间无数”，在判断中寄寓关于爱情与幸福的深刻哲理，体现了少与多、暂与久的辩证关系。“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蹉跎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卓文君《白头吟》）；“玉颜盛有时，秀色随年衰，常恐新闻旧，变故兴细微”（傅玄《明月篇》）。这类诗歌在古诗中屡见不鲜，反映出人世间无数痴情女子色衰爱弛，水流花谢，薄情郎用情不专，反复多变的实际情况。对比之下，牛

女双星虽然一别经年，离多会少，但爱情专一，坚贞不渝，万古长新，永恒不变，确实是令人艳羡不已的。因此，唐代诗人中就有人热情咏赞：

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
莫嫌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

第三层，词人想象牛女双星鹊桥相会的情态。他们满怀深情，千般缱绻，情切切，意绵绵，倾诉着经年长别、无限思念的衷曲，双方都不忍心凝神细看那只身归去的离别之路。一幅《儿女恋情图》跃然纸上。

最后一层，补足第二层的哲理思考，并以此相互劝慰，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与幸福的结论性意见：理想的伴侣应该是两情久长，心心相印，而不在乎朝夕厮守、颠倒衣裳的枕席之爱。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与冈察洛娃，法国著名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与亚尔玛特，都曾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爱侣，充满了甜情蜜意，甚至达到痴迷癫狂的程度。然而，曾几何时，由于在志趣、追求、修养方面，彼此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导致忌恨、猜疑，同床异梦，造成终生的痛苦，甚至葬送掉宝贵的生命。可见，“朝朝暮暮”厮守不离，并不即等于爱情的幸福。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它是根本性的——爱情幸福中还应该包含长相聚、不分离的内容。古往今来，人们也一向把这作为爱情追求的良好愿望。《长恨歌》中就做过这样的倾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不过，这在实际生活中往往难以实现。“多情自古伤离别”，在任何时代，都是难以避免的。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千秋隽句，恰好给世间饱谙离别之苦的夫妻、情侣，带来了无边的慰藉和有力的心理支持。

三 除了牛郎织女《天河配》，在我国古代汉族的爱情神话中，还有巫山神女的故事也久经传诵。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宋玉的《高唐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对于出自古代文人笔下的这个“巫山云雨”的故事，唐代以来，许多诗人都曾提出过质疑，讲述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像刘禹锡在《巫山神女庙》诗中就曾直接地进行诘问：

巫峰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

.....

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

也有对楚襄王加以讥讽的，李商隐在《过楚王宫》一诗中写道：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诗中说，地位卑微的下民都懂得留恋人间的男欢女爱，只有愚不可及的楚襄王，才迷恋梦境里的虚无缥缈的神女。王安石更喜欢作翻案文字，他在《巫峡》诗中指出：

神女音容讵可求？青山回抱楚宫楼。

朝朝暮暮空云雨，不尽襄王万古愁。

“空云雨”、“万古愁”，意在言外，寄怀深远。

如果说，牛郎织女的神话揭示了爱情与幸福的“久与暂”的辩证关系；那么，巫山神女的传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爱情的“虚与实”问题。

在男女恋情问题上，西方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质以后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理念之爱。这种理念之爱，排斥一切肉体上的欲望，恋人只停留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在纯精神享受的云空中畅游，嘴唇永久不能接触，双臂只能拥抱理想的空间云雾。这就是有名的“精神恋爱说”。它本质上是柏拉

图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虽然有别于通俗禁欲主义，而且，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因是一种有节制的带有空想意味的苦行主义，所以，遭到了许多人的驳诘。

与这种超脱尘世的幻想相区别，古今中外绝大多数诗人、学者所持的则是现实主义的恋爱观。十九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得十分直白：男人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为妻，女人也不会嫁给普拉克希特利的赫尔麦斯雕像，人应该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把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中国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和晚清维新派外交家黄遵宪，也都在爱情方面表现其勇敢的追求，发出过现实主义的呼喊：“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人人要结后生缘，依只今生结目前”。

当代女诗人舒婷，针对流传了几千年的神女峰的虚无缥缈的爱情神话，写下了与传统决裂的热情、勇敢的诗章：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
代代相传
但是
心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